

好的斯大林



[俄罗斯] 维·弗·叶罗菲耶夫 / 著

陈淑贤 /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I512.4/179

2005

好的斯大林

[俄] 维·弗·叶罗菲耶夫 / 著

陈淑贤 / 译

《好的斯大林》仿佛一架钢琴，每位读者在这架钢琴上可以弹出自己的旋律。

—— 作者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的斯大林/(俄罗斯)叶罗菲耶夫著;陈淑贤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5

ISBN 7-5354-3013-9

I. 好…

II. ①叶… ②陈…

III. 纪实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893 号

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17-2005-005 号

责任编辑:霍 晶 刘坤怡

责任印制:吴竹敏

美术编辑:吴 寒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18 插页:2

版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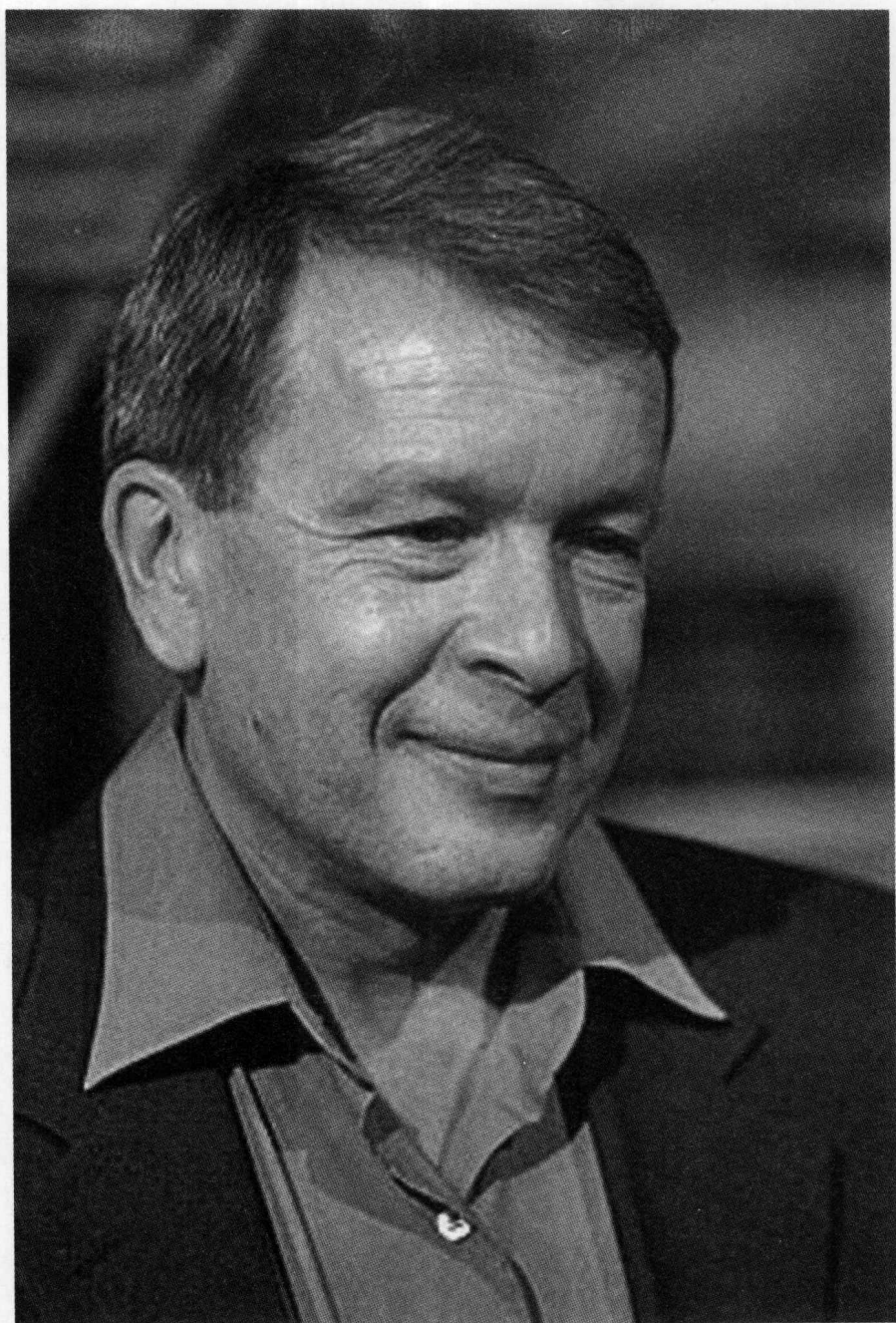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12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俄] 维克多·弗拉基米尔·叶罗菲耶夫 (1947—)

献给我的父亲



本书中所有人物，
包括真实存在的人和作
者自己都纯属虚构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是一个不喜欢讲客套话的人，不过，当然在你们伟大的国家能翻译出版我的书，使我感到骄傲。首先，中国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勤劳和智慧、天才和知识渊博。我崇拜中国古代哲学的深邃，我也关注中国未来的广阔前景。

俄罗斯和中国至今保持着自己的神秘性。有时候，也许是封闭性。两个国家关于时代、关于人的价值具有独立的认知，这恰恰使我们两国更加友好与亲近。神秘性——这对作家有无比的吸引力，尽管当代世界倾向于暴露性和公开性。我曾到过中国的两个地方：上海和西藏，所到之处使我内心深受震撼。

《好的斯大林》一书——是父与子相知相爱的悲剧性故事，其结局是在思想上谋杀了父亲。这是世界文化的永恒主题，我在本书中以我的非同寻常的家庭为背景展开这一主题。书中涉及到我生活中最珍贵的隐秘细节。我在叙述这些细节时激情洋溢，同时又竭力不偏不倚。作者不应急于做出道德结论。我非常珍惜我的读者的自由。

维·弗·叶罗菲耶夫

2005年4月

本书付梓前夕，收到维·弗·叶罗菲耶夫先生特为
中译本撰写的致中国读者的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表达
了作家对中国和中国读者的美好的感情，还扼要地谈
到了作家的创作，有助于我们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在此
谨向作家致以深切的谢意！
——编者

四十年风云 两代人生活

陈淑贤

我写过也看过不少前言、后记、新书介绍、文学评论之类的文字，我一直在思考，在生活节奏加快、信息传递加速的时代，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接受更大的信息量，让信息一步到位。译完《好的斯大林》一书后，编辑要我写篇译本前言，我便尝试以板块形式，以数字、原话、略加点评作为内容来提供相关信息，这样也许比写篇通常的译序更灵便一些，读者想要了解哪个板块，可以随便点击。

作者的书前题记说：“《好的斯大林》仿佛一架钢琴，每位读者在这架钢琴上可以弹出自己的旋律。”这种旋律当然不会也应当不会是单音色的，其中有认同、有激赏，也必然有相异相反的心声。这篇拼盘式的文章中兼带着对作品作点分析，只是个人翻译之余的粗浅印象，不深入，不完整，也没有作全面评价，还可能不理解不当和应当特别说到而失之疏漏的地方，请读者指正。

采访摘译

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维·弗·叶罗菲耶夫的长篇小说《好的斯大林》2004年在俄罗斯问世。在此之前，该书首先在德国大报《法兰克福汇报》连载，并出版了德文版。新书出版后在西方和俄

罗斯引起巨大轰动。俄罗斯媒体纷纷对作家进行采访,有的导演打算把它拍成电影,有的记者建议写一部《好的普京》。这里摘译访谈作者的几个片段:

问:书名为什么叫《好的斯大林》?

答:我想在这部小说里集中描写我家庭很多年一直存在的父与子的矛盾,但是书名不能叫《父与子》,因为俄国经典作家屠格涅夫已经有过以《父与子》命名的长篇杰作了,而《好的斯大林》这个书名还不曾有过。

问:请谈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

答:这部小说我写了几年,后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要在报纸上连载,于是加速了完稿进程。全书连载了40天,每期以大量篇幅压在读者头上,对读者的承受力是一个考验。还好,连载能够进行下去,同时把我打造成德国那段时间的头号文学明星了。

问:这部作品给你带来了荣誉,你有何感受?

答:享誉世界的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1992年曾对我说过:荣誉——好像单峰骆驼,你爬上去,然后,还得从上面爬下来,仅此而已……不过,如果你第二次获得荣誉,那么这意味着,你——永久。当然,这里说的永久是夸大性的说法。现在,伴随着这本书的诞生,我继头一部小说《俄罗斯美女》之后获得了第二次荣誉。还不仅限于此,小说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书的界限,电视、广播都启动了。电影导演瓦伊达建议把《好的斯大林》拍成电影。不过我突然感到沮丧,我觉得这些并不使我激动,似乎一切都从我的身边飞驰而过。

问:当代俄罗斯作家中未必有谁能像你那样在西方具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吧。

答:德国著名作家、导演、电视节目主持人克吕格,在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背景对我进行电视采访时,说我在书中为父母树立了“健在者的纪念碑”,塑造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鲜明形象,在德国和俄罗斯很多人都是这样评价的。这本书至少将有10种其他语言出版。

问:书中的主人公作出什么反应?

答：我83岁高龄的父亲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好的斯大林》新书发布会。但当他读了全书之后，他后悔不该去。父母认为这本书玷污了我们家庭的声誉，要我做出解释。为此，我在《莫斯科新闻》报上作了声明，把父母提出的具体意见刊登出来了。我认为这是小说，并非历史真实。小说把人变成了艺术形象，他们是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我父母先天的基质之中。

问：你在家穿着前胸和后背带金字印迹的日本黑色和服，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答：我觉得疲惫不堪，我像狗一样工作。和服是我在家里穿的工作服。我不觉得我是什么贵族。我觉得我是被判刑在电脑上劳动的写手——无产者。

译者点评

背景——

长篇小说《好的斯大林》在俄罗斯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出版不是偶然的。请看俄罗斯民意测验统计：

2003年，斯大林逝世50周年时，尤里·列瓦达分析中心的调查结果：53%的俄罗斯人对斯大林抱有好感；

另外一次社会学问卷调查：“谁是历史杰出人物？”被调查者年龄55岁以上的答案一致是列宁与斯大林，年龄25岁以下的答案中斯大林占第4位。

2005年2月俄国社会舆论调查中心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当今俄罗斯40%以上的人期待“新的斯大林”。

2005年1月19日莫斯科市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该市计划为斯大林建立一座新的雕像，让这个40年前随处可见的形象重新回到莫斯科街头。

今年——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隆重庆祝，俄罗斯媒体报道：“大元帅重又回到了俄罗斯重

大政治事件当中。”

二战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长久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斯大林格勒这个英雄城市于1961年改名为伏尔加格勒，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改回原名，在二战胜利60周年前夕，这种呼声达到高潮。

2005年3月，美国新出版一本斯大林传记，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瑟维斯。这部760页的书已于2004年末在英国出版。作者说他以新史料、新观点重新评述了斯大林。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内书店书摊上出现醒目的《好的斯大林》，评论界认为是及时的，而且是今天稀有的现象，是作家把大元帅作为文学形象来表现的大胆尝试。

体裁——

《好的斯大林》的体裁众说纷纭。作者在书的封面中把它定义为长篇小说，评论界说是自传体小说、回忆录、自传文学、作者自白，也有人称之为文学随笔，也许这几种体裁样式在这本书中都兼而有之。俄罗斯有的评论家认为，叶罗菲耶夫试图复活19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的划时代长篇小说《怎么办》的“政治文学”体裁，这暗示作品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

作者在《莫斯科新闻》报上再次确认这是长篇纪实小说，是在历史和家庭的真实资料基础上进行了某些虚构。我认为叫长篇纪实小说比较贴切，尽管作者声明“书中所有人物，包括真实存在的人和作者自己都纯属虚构”，但书中人物几乎都实有其人，社会背景、历史事件、故事脉络多有史迹可寻，读来使人感到纪实成分很大也很明显。但作者是把它作为一部小说、一部艺术作品来构建的，作者对某些人物的心理描写、性格刻画以及事件细节进行了虚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并行不悖，因而有效地加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激活了历史人物。

视点——

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独特之处。为了展现人物、行动、情境和事件,作者同时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用“我”的口吻叙事,这是大量的,同时也用“他”、“小男孩”取代“我”,还运用了类似戏剧人物对白的形式,写到关键场景时让人物如斯大林、父亲、船长等直接说话,或自白或对白,内容字体与上下文相同,而人名则用异体字标出,使人物更加鲜活,意义的表达更加突出。

情节——

小说的情节是围绕苏联外交家弗拉季米尔·叶罗菲耶夫的家庭展开的。20世纪30年代末期,弗拉季米尔考入了国立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学习法语后转到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级翻译学校,从那里出来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担任斯大林专职法语翻译。后来在苏联驻瑞典大使馆任职,在驻法国大使馆任文化参赞,在非洲两个国家任大使,在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副总干事。当即将调任外交部副部长之际,命运之神突然向他亮出了“黄牌”。他的自幼即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儿子维克多特立独行,违犯禁令,与阿克肖诺夫等5位作家创办未经官方允许的文学丛刊《大都会》,发表了23位苏联作家的突破性作品,在文学界思想界爆炸了一枚“核弹”。当局如临大敌,严加查禁,多方追究,维克多和同道波波夫被开除出作协,同时还对弗拉季米尔·叶罗菲耶夫施加压力,以撤职相威胁。做父亲的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高官厚禄和国外优裕的生活,被召回“待业”。后来,儿子利用曾作过“纨绔子弟”的旧关系,为父伸冤,父亲又回到了外交部,但已黯淡无光,只能每天看《真理报》打发日子直至退休。所以,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维克多说:“最终我杀害了父亲”。

维克多的母亲与父亲同在高级翻译学校学习,她酷爱文学、艺术,翻译过文学作品,出版过关于幕后外交的小说《不寂寞的花园》。她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倾向变革,而又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和特权。

维克多生于仕宦之家,在巴黎度过童年,从小受到民主自由思

想的熏陶,对苏联体制和主流思想由怀疑不满到公然抵触反抗,以笔为武器,以集会、刊物为阵地,表现出自己的觉醒和作为。终于在同父亲、家庭和当局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中,成长为新一代有良知的作家。

“父”与“子”的命运冲突不囿于家庭,而有着广阔的空间和背景。围绕着情节的发展,诸多著名人物如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戴高乐,政坛和党内要人贝利亚、福尔采娃、亚力山德罗夫,外交家如葛罗米柯、柯伦泰、维诺格拉多夫,画家毕加索,明星伊夫·蒙当,音乐家罗斯特洛波维奇,作家阿克肖诺夫、阿赫马杜林娜、米哈尔科夫、爱伦堡、西蒙诺夫、叶甫图申科等,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波涛汹涌的海洋,战云密布的天空,美丽如画的巴黎,神秘莫测的非洲,故事发生的这些背景更增加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感。

形象——

本书俄文版封面底图是色彩较淡的斯大林肖像的头部,从头发、浓眉、眼睛到制服衣领,几乎占去整个封面,前面突显的是外交家叶罗菲耶夫,他的肩上扛着两三岁的儿子维克多,父亲半身,儿子全身。三个人物形象,犹如三个层面,由远到近、由大到小,由头像、半身像到全身像构成一个立体。

重塑斯大林的好形象

第一个层面上的肖像是斯大林。在他的形象中集神与人、善与恶于一体。作者将书定名为《好的斯大林》,主要描写对象却并不是斯大林而是斯大林领导下或斯大林时代与后斯大林时代的外交官叶罗菲耶夫及其儿子维克多。小说用了较浓的笔墨来反映斯大林的形象及其影响,但读过作品之后并不像乍看书名所得到的印象那样,以为作者是在单纯为斯大林“摆好”。对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和所造成的后果,作者看得很清楚,并在小说中通过维克多和其他人物之口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和揭露;但作者认为,斯大林还有其好的方面,还要承认他的价值和作用。

当新上任的法语翻译叶罗菲耶夫初次被斯大林召见时,领袖问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引得斯大林“捂着腰大笑”,斯大林对这一所答非所问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安慰翻译不要紧张,好好工作。

一次深夜,紧急通知叶罗菲耶夫去克里姆林宫工作。由于政府大楼地板太滑,他跌了一跤,把手摔伤了,急忙用手帕缠上,赶去为斯大林接见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当翻译。斯大林让翻译坐在他的位置上,他在大厅中踱步,边叨着烟斗边低声说着,突然停在翻译身后问:“您的手怎么了?”“没什么,小事”。过了片刻,医疗组飞也似地进来了,立刻给他上药包扎,原来是斯大林悄悄按了他桌子下面的按钮通知“急救”。医生们还以为“一国之首”出了问题,虚惊一场。

还有一次,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外宾,斯大林身穿浅色大元帅服,服务员从侧面给他倒红色越橘汁时,手一发颤,果汁洒在了大元帅肩头上,服务员领班一个箭步上前企图擦拭,斯大林笑容可掬地挥了一下手,表示毫不在意。

这些细节表现了斯大林善良、宽容、细心的一面。当然,小说通过对话,也让斯大林自我展示了他的另一面:

我(指作者)。斯大林杀死知道他的罪恶的人……他从暴虐中获得满足……

斯大林。格杀勿论。该杀多少就杀多少!他们妨碍我,而我——想做事情,我是人世间最孤独的人。

小说写他“喜欢逮捕他手下人的妻子”,更喜欢看到他们为自己妻子求情的可怜面孔,他甚至冷酷到对他的下属开玩笑:“我们给您找一个更好的妻子!”

在维克多看来,“斯大林的出现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等同于耶稣·约瑟夫维奇的出现”,斯大林“永远是正面的人民英雄”,是“人们怀旧的指示器”,无论怎样批判他、诋毁他,“他仍活着”。在文学作品中把斯大林“打入地狱最底层,钉在十字架上,他从地狱走了出来”。“俄罗斯就其本质而言是斯大林魂魄”,“俄罗斯的每一个领导人那里都有自己的小斯大林”,“人民心里珍藏着好的斯大林,俄罗斯救

星和伟大民族之父的形象”，“斯大林活着”，“理想——与他同在”。

小说最后写道：“21 世纪之初——是谁从远方和蔼可亲地向我们挥着一只手？”这个问号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我的父亲是好的斯大林”

小说形象构架中的第二个层面是外交家、作者的父亲弗拉季米尔·叶罗菲耶夫。这是个从上到下，从白人 to 黑人一致赞美的杰出外交家，是作为妻子“生活工程师”的好丈夫，是大师级象棋能手和战无不胜的网球健将。“他喜欢笔直站着，两腿微微分开”（有别于卑躬屈膝的其他官员），就是在“总统府前面拍照也目视前方”（有别于眼睛滴溜溜转的马屁精）。他具有“天生的魅力”，“不加修饰”的英俊。在各个岗位上他都精诚工作：他从来 not 读诗，但是在拜会塞内加尔总统、著名诗人桑戈尔时，必须懂诗；他连半场足球都看得厌倦，但在接待足球队时却“抚摸着浅色头发的小伙子”加以鼓励，并且在看台上助威；他不热爱音乐，却耐心地陪着小提琴家选购小提琴。他从不放声大笑，不说粗话，不酗酒，喜欢追求时尚，长着一双“斯大林之鹰”的眼睛，他直言不讳：“共产主义思想本身不坏……有朝一日人类可能以新的形式在较高的道德水准上回到共产主义事业中。”他的儿子说：“我父亲是好的斯大林。”

“我父亲是好的斯大林”——这个比喻使我们进一步揣摩到小说的取名和用意，其着眼点并不限于斯大林，而包含着对以维克多父亲为代表的老一代人的赞美、追怀和肯定——不过对他们如同对斯大林那样也有批判有保留，作者呼喊的是好的斯大林而不是不好的斯大林；这比之个人迷信时代美化、神化斯大林或者不加分析地将斯大林一概否定，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进步。作者的态度和书名所蕴含的深意是否标志着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大动荡大变革以后，人们正在更清醒更明智地看待过往纷繁复杂的历史呢？

后斯大林时代的新人维克多

小说第三个层面上的人物是书中的我——维克多·叶罗菲耶夫，

封面上他在最前面,全身像,坐在父亲的肩上,面带犹豫和恐慌,正如他自己写的:他投生的不对,可能是把别人的命运错投给他了。他从一出生,就罩上一层神秘的轻纱:母亲临产前梦见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问母亲生下儿子是否幸福,母亲答幸福,作家建议:“把婴儿沁死!”

小说为表现主人公幼年、少年、青年的不同形象,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时而用第一人称,时而用“小男孩”,时而用“他”。用“小男孩”展示他的童年、少年生活,用“他”时多半为了在玄学、宿命论、哲学、文学、道德观等话题上大发议论,表现较深奥的内容,和人物的“不由自主性”。

作者主要采用的表达方式还是第一人称,以“我”出面来叙述,在真实的“我”的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想象。主人公的创作分裂成思维的白天和谵妄的黑夜,时而真实、时而虚幻。他认为自己的前世是“半人半神”,存在着内在的诸多不协调:性格中结合了黑斑金钱豹的凶猛与柔弱小动物的驯顺;吃人野兽般的嘴唇上带着温柔而诱人的微笑;瘦削的肩上顶着硕大的脑袋。这些天生的不协调反映在他的各个方面,小时候别人打掉他的一颗牙,他不还手,但是可以一口气打死很多飞鸟。当毕加索问他“成为什么人”时,他回答“什么人都想成为”,而这个人竟然在70年代末制造文学“核弹”,企图爆炸并埋葬苏联文学。他崇拜女性,却像“点燃灯泡一样点燃女人,像扔掉厌倦了的灯泡一样甩掉女人”,他有过的女人多到她们之中的一半名字都记不住了。他享用父亲的特权,却又反对父亲终生奋斗的事业……他矛盾、困惑、绝望,企图自杀又想不出不痛苦而又体面的自杀方法。这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艺术形象。他对苏联僵化体制下的社会弊端和痼疾以及官场的腐败作了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有些针砭可能过激,但还是可以引起警醒和反思的。

书中同时写到其他许多人物,但是构筑全书形象的主要是这对父与子,他们在不同层面或直接或间接折射出20世纪40至80年代苏联政坛、文坛和社会生活以及国际舞台的苦干真实面貌。叶罗菲耶夫家庭的命运绝非个例,而有其鲜明的典型性。

艺术——

小说语言丰富,比喻生动,既有直喻、又有隐喻,有时甚至用得古怪、晦涩,但耐人寻味。比如这样一些以破折号引出的喻语和形容:诗人叶甫图申科——美洲豹;歌手奥库扎瓦——海马;外交官与克格勃头子同在马戏团,前者是戴白手套的人,后者是拿皮鞭的;阴天——黑醋栗;目光——像猫厌恶狗屎一样的目光;玩笑——像阳光洒在绿叶上的斑点;外壳松脆的法国棍式面包——像复活了的螟蛾;他自己——像仰面朝天四只爪子乱踢腾的乌龟。对比喻的运用还注意到观照与递进:前面写了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丢了一只猫,开始还关心它,后来,在被人们忘记时,猫回来了。过了很多页以后,作家把没有人需要和期待的创作比做这只猫,前后一观照,其用意所在就很清楚了。又如递进:书中三次写到主人公在不同境遇下来到当年斯大林的流放地——纳雷姆。这个小镇一条人行道上流淌着炼乳,作品主人公把炼乳比做调和俄罗斯现实的灵丹妙药和踏上民族康复之路的象征,“我”起初踏上没脚深、后来踏上没膝深、最后踏上没脖颈深的又黏又稠的白色炼乳之路,这种递进象征着“我”的处境的变化。

作家还用意识流手法来捕捉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将人物的感觉认知与意识和半意识的思想、回忆、期望、感情和琐碎的联想融合在一起。标点符号的用法也独辟蹊径。经常用破折号表示意思的转折,或者提示底下有个注释性文字,有时则是为了加深某种视觉效果,如“分析——理想的大敌”、“谜底——神话的破灭”等等,企图借此引出更多的思索。

作家其人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2005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法国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出席第25届法国书展的

俄罗斯当代作家一行40人,普京总统把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其他文学精英们介绍给了法国总统希拉克,两位总统与维克多一起合影,希拉克用法语同他交谈并接受了作家不久前用法语出版的著作。

1947年9月19日维·弗·叶罗菲耶夫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苏联外交官家庭,1970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1973年毕业于世界文学研究所,1975年进行硕士生答辩,论文题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法国的存在主义》,1991年在美国出版了单行本。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

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处女作,是刊登在《文学问题》(1973)上的随笔——评法国作家萨德侯爵的创作,从此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79年加入作协,后因作为地下出版的《大都会》文学丛刊创办人之一于同年被开除出作协。1988年恢复作协会员资格。1989年发表文学评论文章《悼念苏联文学》。在俄罗斯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俄罗斯美女》(1990)、《最后审判》(1996)、《好的斯大林》(2004),还有10余部小说和文学随笔。短篇小说《与白痴一起生活》由作曲家什尼特克改编成歌剧,1992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上演,1993年由导演罗戈什金拍摄成同名电影。叶罗菲耶夫主编了当代小说选《俄罗斯恶之花》(1997)和《到了出生的时刻》(2000)。他的作品目前在世界已有27种语言出版,1992年获“纳博科夫奖”。

最近10年他经常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高校讲学。

叶罗菲耶夫是俄罗斯杂志《外国文学》、《新文学导报》和《射手》的编委会成员,欧洲文化俱乐部副主席,俄联邦总统下属的国家奖评委会成员,文化电视台“伪经书”节目的作者和主持人。多方面的活动展现了他多样的才华和智慧。

2005年3月20日 北京